

提起京城某报社的编辑老吴，熟悉他的人都叫他“琴痴”。为什么？因为他对京剧最主要的伴奏乐器——京胡的痴迷程度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镜头一：有一次他到一位收藏京胡的朋友那里，看着一柜的好琴，他就像“钉”在了那里，一看就是半天，人家喊他吃饭竟没任何反应。

镜头二：他曾到天津拜访一位制琴名家，晚上竟和衣抱着几条罕见的好担子睡了一宿，感动得这位制琴师后来就用这几条担子给他做了胡琴。

镜头三：多少次睡梦里，他都在制琴名家里寻觅，得到良琴，或欣喜若狂，或喜极而泣！可醒来后才发现竟是南柯一梦，令老吴懊恼不已。他说，与其这样，我宁愿长梦不醒。梦虽梦，可它毕竟是希望的别名，老吴从未放弃对好胡琴的执着追求。

凿壁偷戏

老吴叫吴兴文，今年50岁出头。他称，从少年时代，他就迷上了民族乐器。老吴最早接触的乐器是竹笛。那是文革时期，他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根竹笛，无师自通

地就会吹奏很多曲子。上中学时，他的兴趣又转向了二胡。听到一个同学拉二胡，觉得二胡的音色很好听，就让同学教他拉二胡。同学只教了他一个调的把位，他很快就摸索着会用很多调门把位拉奏一些会唱的曲子，令同学大感意外，不得不承认吴兴文在音乐方面绝对具有天赋。

文革期间，现代革命样板戏盛行。有一次，吴兴文在同学家里做作业，正巧赶上收音机里播放《红灯记》选段，优美的唱腔，特别是那卓然独立于上百人交响乐队的京胡声，声如裂帛、响遏行云，

美妙至极，使刚上初中的吴兴文一下子对京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只要一听到京胡那脆亮悦耳的声音，他就兴奋得不能自持。爱听京戏的吴兴文，多么希望有一天家里也能有一台“电匣子”。可由于母亲有病没工作，一大家人的生活全靠父亲一人微薄的工资来维持，艰难的家境只能糊口，买收音机那简直是异想天开。所以才有了下面的故事：每当隔壁邻居家的“电匣子”播放样板戏时，吴兴文就把耳朵紧紧贴在墙壁上听，这已成了他的一个习惯。可总隔着墙听毕竟听不清楚，也不过瘾。有时逢到特别精彩的唱腔时更是急得他直跺脚。急中生智，他一抖机灵，找了一把螺丝刀，就在墙上挖呀挖，终于在墙上抠出一个洞，隔壁家“电匣子”播放的丝竹美韵一下子灌进他的耳朵里，他贪婪地听着，忘了天，忘了地，忘记了他自己。对京戏的饥渴使他根本就没想这种行为的后果。邻居发现后找上门来，父母并没有责怪他，因为他们深知：他们的儿子对京剧实在是太痴迷了。邻居也很无奈，只好把“电匣子”挪到墙的另一边。但这对于痴迷京剧已不能自拔的吴兴文来说根本无济于事。循着邻居家“电匣子”播放节目的声音，吴兴文把耳朵紧紧贴在墙上，判断出“电匣子”的准确位置后，他又故伎重演——在墙上挖洞。凿穿一看，果然，“电匣子”正对着洞口，刹那间，美妙的京剧唱腔再一次飘了过来。这时的吴兴文，那得意劲儿就甭提了，俨然就是战场上凯旋的战士，完全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更

陶醉在那沁人心脾的旋律中。古代有一则典故叫“凿壁偷光”，吴兴文的所为可称为现代版的“凿壁偷戏”。可是邻居家的“电匣子”并不能保证经常播放京剧，所以，有的时候，吴兴文还经常跑到东边离家不远的水库大坝上听有线广播播出的样板戏。无论春夏秋冬，常见的情形是：不论是写作业还是吃饭，只要一听到远处喇叭里正在播出样板戏，他会立刻放下笔或筷子，撒腿就往大坝上跑，因为站在那里才能听得更清楚。在寒风凛冽的冬天，一位痴迷京剧和京胡的少年伫立在朔风中凝神聆听着优美的京剧唱腔和美妙的京胡音乐，忘记了如小刀割在身上的呼啸北风，忘记了把两腿冻得麻木的严寒……这情景不禁让少年的父母怦然心动。父亲看他太爱京胡了，就从几十元的工资中拿出几近一半给他买了一把京胡。从此，吴兴文便与京胡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邻居家的“电匣子”和大坝上的有线广播是

吴兴文痴迷京剧的启蒙老师。至今想起这一幕来，吴兴文也为自己当初对京剧、京胡的痴迷而感叹不已。

喜逢伯乐

1972年，吴兴文中学毕业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插队期间，因为酷爱京胡演奏，他通过邻居一位大叔介绍，拜东北著名琴师曹复舜先生为师，入门学艺。曹先生原本是辽宁省旅大京剧团二团专业琴师，后来被借调到鞍山京剧团，从此在鞍山落户。文革期间被下放到鞍钢机车车辆厂负责浴池工作。吴兴文难忘当年每次从乡下回家后找师父学琴的情景。“晚上我与师父住在一起，一直长谈到深夜。换上一池子新水，到清早，师傅俩泡在热气腾腾的池子里聊着京戏和胡琴，要多惬意有多惬意！”回忆起这些难忘的情景，吴兴文感叹道：仿佛就是昨天。

吴兴文对恩师十分崇拜，“我



师父除了会拉京胡、弹钢琴外，还有一手绝活——能用马尾弓拉锯琴，并能拉奏出动听的乐曲，人称‘大锯曹’。他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在师父的指导下，吴兴文逐渐能拉许多当时很流行的样板戏曲目。他说：“过去我是一匹野马，经过师父的驯教，我才逐步走入正轨，逐渐改掉了我拉琴中存在的干、艮、倔的毛病。”

在盘锦插队的4年中，吴兴文无论是在水田里干活还是挖大沟、



与友人切磋

清淤，艰苦的磨砺都没有动摇他爱好京戏、收藏京胡的决心。有一年，通过师父介绍，吴兴文前去省级文艺团体面试，带着脱谷后的满身尘土和下乡后一直陪伴他的胡琴，他为考官拉了几段现代戏，精彩的演奏技艺打动了在场所有的人。初露锋芒的他顺利通过了考试。此后，吴兴文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被专业院团录用的消息，结果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后来他才知道，省院团曾多次来大队要他，而大队有关人员根本没有把这消息告诉吴兴文所在的小队。阴差阳错，就这样，吴兴文与专业院团失之交臂。可这并没有影响吴兴文对京剧的一腔热爱和执着追求，相反更激发了他刻苦练功，琴技再上层楼。

遍访名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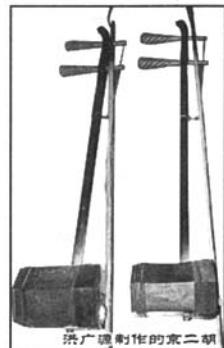
在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四年之后，吴兴文进入了鞍山日报社，由一名印刷工人成长为一名编辑。1990年，他以新闻学硕士研究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从此，他全身心投入到学业中。《中国应用电视学》、《中外广播电视台百科全书》，吴兴文是主要撰稿人之一。但是，繁重的学业并没有影响吴兴文对京剧的挚爱，学习再累，他也要抽点儿时间练琴。一年一度的广院艺术节给了他一个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入校不久，同学推荐、老师力举让他代表研究生在马上就要举办的艺术节上献艺。那一天，广院的大礼堂座无虚席，人声鼎沸，场面异常火爆。轮到吴兴文登台了，他手持京胡坐在舞台正中，台下的大学生不知他以哪种形式表演，窃窃私语着，正疑惑间，随着一句韵味十足的“提篮小卖拾煤渣”的演唱，台下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喝彩声，从第二句“担水劈柴也靠她”开始，台下的师生和吴兴文一起合唱并直到结束。暴风雨般的掌声又再次响彻大礼堂并经久不息。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这段《红灯记》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还不过瘾，还要让吴兴文再来一段。广院喜欢京剧的老师都与吴兴文成为知音，他经常给他们调嗓子，甚至当时的老院长也在他的琴上过了一把瘾。几乎所有的大学生、研究生，都是通过这种形式认识的吴兴文。毕业后吴兴文被分配在北京某主流媒体从事编辑工作。无论工作环境、生存环境发生何种

变故，他对京胡的痴情始终不改。吴兴文是首都新闻界票房琴师，可谓实至名归。他曾为一些专业演员调嗓。2003年春节后，吴兴文还在央视《跟我学》栏目学习演奏荀派名剧《红娘》中“小姐你多风采”唱段。闲暇之余，老吴除了到票房与朋友们一起拉拉唱唱，收藏良琴也成为他生活中一大嗜好。为了得到上乘的京胡，老吴遍访京津一带的制琴名家，如制琴大师许学慈、李运智，著名京胡制作家刘正辉、宋家维等，都成为他的知交。在吴兴文的京胡藏品中，有30多把名琴都是这些制琴名家为他特制的。

百年老琴

在吴兴文家里，他亮出了所有的“家底”，这些京胡各具其妙，或一线通天，或花色斑斓。其中有通体油黑的“黑老虎”、象牙白的“白紫竹”、半褐色半黄色的“阴阳面”。值得一提的是吴兴文的一把“十三太保”的紫花罗汉琴尤为难得。拉奏几把有代表性的京胡，它们或清脆袭人，或高亢激越，或宽亮醇厚，特点鲜明、风格各具。此外，吴兴文还收藏了老一代胡琴

制作大师洪广源亲手制作的两把京二胡，一把为老花梨木的西



洪广源制作的京二胡



洪广源京二胡局部

皮，另一把为老红酸枝木的二黄，两把琴的琴筒里都贴着洪广源的商标和照片。这一对京二胡音色优美、味道醇厚，从包浆上看，两把琴至少也历经半个多世纪了。

在这几十把京胡中，吴兴文最得意的是一把百年老琴。

谈起百年老琴的由来，里面还有许多故事。“这把老琴原主



笑尘。1952年，曹笑尘携此琴参加抗美援朝支前义演，那次义演所得收入全部捐赠国家用于购买军火。1959年，曹笑尘将此琴传给其胞弟，即吴兴文的恩师曹复舜。

“1953年，我师父在旅大京剧团工作期间，曾用这把老琴为当时国家二级演员、著名文武老生曹艺斌，著名青衣演员容丽娟、著名余派老生陈正岩、著名男老旦哈鸿滨伴奏。”吴兴文接着说：“1957年，我师父被借调到鞍山京剧团，为马连良亲传弟子、著名老生李博华，著名黑净赵云樵，以及分配到鞍山京剧团的吴钰璋、沙淑英、艾美君、马玉琪等中国戏校10名毕业生操琴，用的也是这把老琴。”在曹复舜先生86岁（2005年）时，他

将这把爱不释手的百年老琴传给了吴兴文。用曹复舜先生的话说：这把老琴经历了太多的沧桑——战火纷飞的年代，它没有因枪林弹雨而音哑；抗美援朝时期，它为和平与正义而高歌；革命样板戏时代，它又为“红色经典”而呐喊。

这把百年老琴还险些丢失。那是在文革时期，曹复舜先生已从剧团下放到工厂。为排样板戏，市京剧团造反派带人到曹复舜先生家强行“借”走了他这把须臾没离过身的百年老琴。这一“借”就是十几年，直到落实政策后，百年老琴才重新回到吴兴文师父的身边。

人为著名琴师贾贤英。贾先生曾为名净金少山、裘盛戎操琴，是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唱腔的主创者和首席琴师。1934年，百代唱片公司为京剧大师金少山、李多奎、姜妙香、萧长华灌制京剧《打龙袍》时，贾先生就用这把琴伴奏的。”吴兴文告诉我，1946年，贾先生将此琴赠予了他的师伯、著名琴师曹

吴兴文还有一把近百年的老琴，那是一位朋友送给他的。

那是2006年夏天，吴兴文去哈尔滨市拜访一位朋友，朋友也喜爱京胡，几把老胡琴中有一把也近百年。据朋友介绍，这把琴的主人是一位著名琴师，他在落难时住在朋友家里，为答谢朋友，以此琴相赠。吴兴文接过老琴一试，此琴清脆悦耳，韵味醇厚，实属难得。见吴兴文对这把老琴如此痴迷，那位朋友当即决定将这把老琴赠送给他。吴兴文虽推辞再三，最终拗不过朋友的一番美意，便惶恐地接受了。

老吴常说的一句话是：以琴结缘，以琴会友。采访就要结束时，我问老吴，今后你对收藏好琴还有什么打算？老吴一脸的期盼：在我的后半生里，我别无奢望，只求能收藏几把极品老胡琴，与他们相伴相守一生！

本刊记者/孟建军

